

芙蓉江文艺

2009.1

- | | |
|-----|--------------|
| 骆礼俊 | 满耳蛙鸣 |
| 杨 韬 | 透明墙 |
| 许雨松 | 月亮的背面 |
| 王少龙 | 缕缕思绪 |
| 刘书青 | 求书苦记 |
| 刘新宇 | 小说之乡三人行 · 印象 |

贵州省正安县文联主办

中国小说之乡

•

中国小说之乡

•

中国小说之乡

•

中国小说之乡

芙蓉江文藝

2009.1

总第 22 期

编辑委员会

顾问 韦圣福 宋霖 李广勤 曾润素

主任 吴桂兰

副主任 罗遵义 李易超

编委 李易超 王龙 熊志勇 李云翔

杨欧 陈智武 王晓龙 雷霖

吕强 肖潇 陈立航 文晓莉

主编 李易超

副主编 王龙

责任编辑 雷霖

通讯地址 贵州省正安县文联

联系电话 (0852)6426856

电子邮箱 zawl6856@sina.com

刊名书法 韩继忠

正安县文联主办

芙蓉江文艺

目 录

小说之乡三人行

骆礼俊·满耳蛙鸣（中篇）/ 2

骆礼俊·悬崖腰上的路（短篇）/ 22

杨 韬·透明墙（短篇）/ 34

杨 韬·青春乱（短篇）/ 44

许雨松·月亮的背面（中篇）/ 52

许雨松·救救孩子（短篇）/ 66

文学新人

陈 卫·流年逝水（短篇）/ 68

芙蓉江散文

旺 昱·错跟曹操的小鱼 / 76

学生原创

刘书青·求书苦记 / 78

珍州诗页

王少龙·缕缕思绪（组诗）/ 82

文艺评论

刘新宇·小说之乡三人行·印象 / 85

长篇连载

李朝虎·真情 / 88

卷首语

窗外，鸽子咕咕地晒着太阳，一芽山葡萄偷偷地爬上了窗台，电烤炉已有好多天没有红了，进屋后第一件事儿就是把外衣脱下，人工培植的草坪，像城里孩子一样分不清季节。隐隐有一缕香气晃过，像远山若有若无的草色，寻寻，看看，嗅嗅，是梅花儿，窝在花盆儿里，正羞羞的朝我送着暗香。阳光偷偷地抽芽，哦，春天来了。

正安，“中国小说之乡”。我呆了一下。

“《芙蓉江文艺》”，小说之乡唯一的一本纯文学季刊。我又呆了一下。

春天里，这本刊物将以什么样的妆束跟大家见面呢？

我想，应该是像梅花儿，把大家带进春天，害着羞，暗着香，又笑笑的模样。

我们新弄了一种发型，换置了一些新衣，凉着胳膊，呵着手，站在窗外，为的是想看一看你们的表情和我们的表情。

本期，我们重点推介“小说之乡三少将”：骆礼俊，许雨松，杨韬。

骆礼俊生活基础厚实，笔力也越来越老到，再加上小伙子勤奋又虚心，目光总是搁在远山之上，明天的阳光应该是更火辣的。许雨松进步快，悟性高，脑子活，思虑也日渐深沉，似乎一肚皮的墨水都想在春天里泼墨成花儿，祝他能够如愿。杨韬是在校

大学生，对写作似乎有瘾儿，人长得精致，灵气十足，常常能从梅花中嗅出山葡萄的味道。有了他们，有这样的冲劲闯劲莽劲大气豪气侠气，小说之乡才能成更大气候，江湖才能有我们的传说。

“学生原创”这个新栏目，也是为正害着羞嫩着手的刚出土的一芽春天培一捧新泥，也许明天，我们满眼的新绿，就是从这一捧土里长出。

我们不遗余力的推介新人，就像发现了一棵能够发芽的种子，就只能倾心呵护，不让鸟雀啄了她，不让歪脚踩着，不让阳光冷了她。来年，才可能有收成。

我们有时也穿一穿燕尾服，不是为了演出。只因为，燕尾服后面有两块布，包着屁股不冷。

《芙蓉江文艺》由衷感激阁下一贯以来的阳光般的呵护与支持，我们正尽力让其以春天般的模样，撑起小说之乡这一片花园和责任。是的，我想我们是在经营一片花园，更多的地盘，我们用来让嫩草发芽，让小苗儿伸脚。更好的泥土，我们用来让小树长胖，让根茎长深。我想，当这个花园儿热闹而精彩，阁下的脸上也会开花。

毕竟，每一种刊物最终的命运，都只能是读者明天的表情。

满耳蛙鸣

骆礼俊

1

广场在雨中横躺着，水花盛开。亭子里，几个“背篋”呈“大”字形睡得自由自在，一个年轻“背篋”正仔细地看报。“背篋”是城里人对从乡下来的打小工的人的称呼。李描心里想，就是他了。撑着伞走到年轻“背篋”身边，李描说：“给我背东西。”听到有生意上门，睡觉的醒了过来。年轻“背篋”收起报纸，迅速把背篋挎到肩上，急切地问：“背什么？背到哪里？”东西并不多，一床被褥，一些衣物，几支画笔，几盒颜料和一块画板。当年轻“背篋”知道李描要去醒狮山上的甘溪小学时，惊讶坏了，说：“你算是找对人了，我就是那里的人。”

年轻“背篋”叫陈宝龙，长得粗粗壮壮的，精气神很足，身上穿的衣服也不像别的“背篋”那样脏，头发也整齐地梳着，要不是他背着竹篋背篋，谁也不敢冒然叫他去做苦力。

通往醒狮山的路忽起忽落，长满疙瘩，九曲连环。李描屁颠屁颠跟在陈宝龙后面，老是跟不上。陈宝龙背了东西翻山越岭，像只野兔。望着李描企鹅般模样，陈宝龙说：“眼镜，你们城里人，不行！”李描戴着一副近视眼镜，雾气时不时蒙胧了他的双眼。李描擦了擦眼镜，加快了速度。从上方滚下的黄泥淹没了小路，李描的一双白鞋变成了黄鞋，玉米粥一样的稀泥得寸进尺，钻进鞋子，侵占双脚的领地。李描干脆脱了鞋，赤着脚艰难行走。陈宝龙爬上一处陡坡，放了背篋，居高临下地望着李描在黄泥中挣扎。雨还在下。雨打着李描手中的花伞，打着陈宝龙头上的斗笠，声音沙哑，声音烦琐。远处的醒狮山俯瞰着他们，若隐若现，犹如仙山楼阁。

终于将醒狮山踩在了脚下，李描松了口气。李描心情并不坏，他是主动要求到醒狮山甘溪小学当教师的。李描喜欢画画，他要把自己融进醒狮山的真山真水。李描念起了杜甫的诗：“会当凌绝顶，一览纵山小。”陈宝龙说：“别酸溜溜的，站到悬崖边上，当心摔你个尸骨无存。”李描望着脚下大团大团滚过的雾，要不是因为下雨，他真想马上画一幅画。

甘溪小学建在一个小盆地里，操场上到处是牛羊马粪。李描把五拾元钞票拿给陈宝龙。陈宝龙对着天看钱。李描说：“真钱。”陈宝龙说：“城里人我都信不过，像泥鳅一样滑。”陈宝龙验了钱，望着李描脸上戴着的一副眼镜，又说：“你最好是把那多余的圈圈摘了，看不惯。”李描一愣：“摘了我看不见。”“屁，年纪轻轻的不戴眼镜就看不见，你们城里人日哄谁呢？”李描不知该怎样解释。一个中年人突然开了办公室的门出来，他先是向李描问好，说他就是甘溪小学的校长，叫王廉。王廉吼了陈宝龙一句：“亏你还在城里呆了几天，哪样儿都不懂。”陈宝龙红了脸，悻悻地背了背篋回家去了。

王廉帮着李描把行李搬进一间木房子里。木房里很暗，木地板高一块低一块，每块之间都有或大或小的缝。人走在上面，咯吱咯吱直响。李描见房梁上吊着一只结满蛛网的电灯泡，就拧了一下拉线，没亮，再拧，灯还是不亮。王廉说：“别拧了，没电的，电站老板和政府扯皮，没协商好。”说完去办公室写开学计划了。李描在木地板上来回走动，觉得很有趣，心想这木地板设计得好，有垃圾不用扫，用脚蹬到缝里就得了。

操场上不知何时牵来了一匹马，拴在掉了篮圈的

篮球架下。马瘦毛长，见了李描很奇怪：怎么人眼也和马眼差不多大了？李描还没有看到过真正的马，走近马，想摸摸。马轮了屁股就向李描踢来。马踢李描是因为和陈宝龙一样看不惯李描脸上的那副眼镜。远处，被雾掩盖了的村庄，传来了马的一声悠长的嘶鸣。操场上的瘦马也翕着牙和鸣，谁曾想瘦马憋足了劲发出的却是沙哑的声音，像雨声。瘦马再次扬了脖想发出一个响亮的叫声，岂料声音更小了，像它自己放的哑屁。李描笑，掏出速写本把马的愤怒表露无遗。

王廉已写完开学计划，远远的招呼李描：“李老师，走，到我家去吃饭。”王廉的家就在学校附近的一个村庄里。没走多远，李描就看到了好几间木料房子。和学校的木屋一样，木板呈黑褐色，木柱被虫子蛀了许多蜂花眼儿。李描很喜欢这样的房子，防潮，保暖，最主要的是入得了画。城里的钢筋水泥楼房画家们是不会画的。一只老黄狗见了李描，汪汪地叫。王廉吼那狗：“别咬，这是新分来的美术老师，甘溪小学的第一个美术老师。”

王廉的妻子正从山上干活回来，她把斗笠和蓑衣晾在门前的石凳上，拿出了一串野葡萄来。野葡萄晶莹欲滴，李描嘴中口水滑动。吃着野葡萄，李描这才真正明白了什么叫原滋原味。王廉吩咐正准备生火煮饭的妻子：“今天你别忙了，你到小店里把云柳替回来，让她煮饭。”妻子踌躇了一会儿，出门叫云柳去了。王廉到弧形灶头里生起了火。这里不缺干材，但缺煤。火燃起来，屋里的浓烟便像雾一样。铺在楼上的木板已被熏得发黑发亮，悬挂在梁上的腊肉却更加惹人食欲。李描的泪水来了。王廉说：“李老师，你先去屋外避避，一会了就不会熏你的眼了。”李描想问王廉，他怎么就不怕烟熏，但李描一张嘴，一股柴烟又熏得他一阵咳嗽。

在屋外透了好一会儿气，李描才恢复过来。李描盯着老黄狗，想给它画一张速写。刚画几笔，狗却飞一般向远处的雾中扎去。不一会儿，一位姑娘被老黄狗迎了回来。狗围着那姑娘转，一只掉了几撮毛的尾巴摇得真不欢快。姑娘就像野葡萄，也像河边的柳树，但李描更觉得她像未着色的一幅速写，简洁，明快，有质感。李描想这姑娘应该就叫云柳了，心里

隐隐跳了一下。姑娘打招呼：“你就是李老师吧。”李描回过神来，说：“你好！”姑娘笑，在醒狮山上，没有谁会这样打招呼的。

王廉已生好了火，屋里柴烟散尽。王廉说：“云柳，快熬油茶，李老师肚皮肯定饿了。”云柳舀水涮锅，待锅在火上烧干，把白净净的猪油放进了锅里。猪油发出脆嫩的声音。油冒了烟，云柳把准备好的上好茶叶放到油里一顿急炒。香味瞬间挤满了木屋。云柳把熬好的加了鸡蛋的油茶端给李描。李描大口地喝，被烫得跳了起来，差点把碗扔在地上。云柳咯咯地笑，露出两排白牙。王廉也笑，说：“油汤不出气，烫死傻女婿。”李描不好意思地笑，说他还是第一次喝油茶哩。王廉说：“李老师你运气好，第一次来就喝到了我女儿熬的油茶。不是我吹牛，醒狮山没有哪个人比得过她，她妈也比不过她。”云柳见他爹夸她，不好意思地嗔怪：“爸……”

雾开始散了，雨停了，围着甘溪小学的一圈山上的人家也一下钻了出来，屋顶上有柴烟冒出。马在嘶鸣，狗在叫，有人在叫着地里干活的人回家吃饭。

云柳把李描带到小店里，根据她爹的吩咐，取了几支蜡烛和一支手电给李描。李描要给钱，云柳愣是不让。云柳的声音惊动了隔壁房间里正玩扑克的几个年轻人，其中有一人就是年轻“背篋”陈宝龙。陈宝龙见李描硬要给钱，哼了一声：“给脸不要脸！”李描便不再坚持。云柳叫李描在隔壁房里歇会儿。李描想和打牌的几个年轻人结识，于是去了隔壁房里。房子很宽敞，一根横着的竹竿上挂着各色布匹，屋子边上有一台缝纫机。李描问云柳：“你会做衣服？”云柳点点头，说：“一般都是给老年人做寿衣。”这时，陈宝龙又说话了：“眼镜，想做衣服呀？做一件吧，不要钱的。”云柳愣了陈宝龙一眼：“没人当你是哑巴。”

李描见几个打牌的人都不愿搭理自己，和云柳告别，出门没走几步，猪圈里钻出一个将近二十岁的男人来，头发直直的，向四面八方伸展。男人眼光呆滞，对李描说：“给根烟抽。”李描吓了一跳，醒狮山的男人怎么都不欢迎自己？在城里，说给根烟抽那是让你给点零花钱，不给就抢。李描刚到醒狮山，不想惹事，掏

出身上的钱递给那男人。男人不要，说：“给根烟抽。”李描说：“我不抽烟。”那男人似乎没听见，又沉沉的说：“给根烟抽。”

云柳出门唤老黄狗回去看家，见到了堵住李描的男人。云柳笑起来：“石头，他是学校新来的老师，你也问他要烟抽？”石头抬了眼看着眼前这个戴着眼镜的人，信了，紧张起来，烟也不要了，夺路而去。云柳说：“这石头是个傻子，烟瘾大得出奇，但又没钱买烟，所以逢人便让给根烟抽。这石头特别害怕老师，从不问老师要烟抽。”李描大感奇怪，走回学校，脑子里依然浮着石头的身影。

夜来临了。雨后的青蛙鼓劲歌唱，呱呱呱呱的声音让寂静的甘溪小学无比热闹。李描躺在床上静静地听着，他想起了一首民歌：一只蛤蟆一张嘴，两只眼睛四条腿，乒乒乓乓跳下水呀，蛤蟆不吃水。太平年，蛤蟆不吃水……李描想，蛤蟆当然不单单吃水，它们吃害虫，吃饱了夜晚就唱，用歌声把害虫镇住，使害虫不敢出来作恶。

隔壁一间大房子里有人唱起了山歌。声音像弹簧一样，在夜色里抑扬顿挫，穿透了蛙声的重重包围。白天的时候，李描曾问过王廉，知道隔壁建有一间小型仓库。因为交通不便，国家收购的粮食就存放在仓库里，再请“背篋”背到镇上的仓库去。李描拧亮手电去了隔壁的仓库。管仓库的是个精瘦的老头儿，正在烛光下翻着一本线装书唱。老头儿见到李描脸上挎了副眼镜，笑着说：“我出个谜语让你猜：我从重庆过，买个古董货，汤圆那么大的眼儿，针都穿不过。”见李描猜不出，老头儿“扑哧”一声就笑了，说：“眼镜。”李描也笑，就感觉仿佛认识老头儿很久了似的。老头儿听说李描曾在省城读过书，顿觉亲切，两眼放光，自豪地说他儿子小冬正在省城念大学。老头儿说：“那龟儿，写信说也配了副眼镜，还嫌在省城读大学没意思，想去北京读研究生。”

老头儿说他叫黎金权，看守仓库已经八年了。黎金权唱的是孟姜女哭长城：孟——姜——女——，泪涟罗涟罗哟，落在茂哟林。黎金权没有唱出孟姜女的悲伤，相反到好像在讲述一个浪漫的故事。李描听得入了迷。

仓库的横梁上有两只猫晃晃。李描问：

“大爷你养了猫了吗？”“那不是猫，那是大耗子。”黎金权说。李描把手电光对准了梁上，果见一只大耗子正爬在梁上听黎金权唱歌哩。李描拿了根木棍要赶，那耗子胆大，从这根横梁又爬上了那根横梁，然后不动，一双闪着蓝光的眼睛转动着直瞅李描，好像在说“来呀，来追我呀”似的。李描说：“大爷，你晚上睡在仓库里，耗子怕会来咬你。”黎金权说：“不咬，它们在仓库里吃饱了肚皮，已经心满意足，晚上它们还会来‘想’我哩。”

2

学生们牵了牛骑了马赶着羊，到李描那里报了名，却没有立即上山放哪些畜牲。学生们只在电视上见过戴眼镜的人，他们知道戴眼镜的人了不起，今后能当大官的。操场上挤满了畜牲，它们鸣叫着排出身体里的废渣，调戏着自己的相好。学生们突然嚷起来：“石头来了，傻子又来报名了。”李描抬起头，远远的看到石头畏畏缩缩而来，站定，向报名处望了一眼。石头鼓足勇气，终于走到了李描跟前。李描以为他又来要烟抽，下意识地摸了一下口袋，没烟。石头手里捏了一角钱，皱成烂棉絮模样。石头发出蚊子似的声音：“老师，报名。”学生们哄笑：“石头，今年读几年级？”石头说：“六年级。”石头用满是期待的眼神望着李描。李描发现石头的眼神不再呆滞，放着光，满是求知的欲望。李描问：“给谁报名？”石头快二十岁了，断不会是自己报名吧。石头还未来得及说话，王廉在身后吼道：“石头，你怎么又来了，回去！”石头吓得双腿发颤，可怜巴巴地望着李描，那样子就像溺水的人望着岸上的人一样。石头很怕王廉，瑟瑟的竟流出了无助的泪。石头走了，一步三回头。王廉叹了口气：“这石头，年年来，每到报名时就会来。”李描很奇怪，这石头！

报完名，李描去了石头家里。这哪算一个家哟，像猪圈，像狗窝，一只缺了半边的铁锅横在垮了半边的灶头上。石头像只猪仔一样缩在角落里，睡得山响。李描叫：“石头。”石头用鼾声回答。李描提高声音再叫，石头就吓了一跳，一下坐起，怔怔地望着李描，疑似做梦。李描掏出从云柳小店里买来的一包烟，抽了一根给他。石头怕怕的不敢接。李描的手在空中

不动，那支烟就像一杆枪，把石头吓得三魂少了两魂。李描说：“抽吧，我专门给你买的。”李描的年龄虽然和石头一般大，但他就像一位长者，而石头则像一个孩子。石头鼻头翕动几下，眼眶里竟蓄满了泪水。石头一把抓住那根烟，“嚓嚓”地按打火机，火机崩发出火星，却没有火焰。李描替他点着了香烟，石头深吸一口，把那些烟子全都吸进了肚里。李描说：“我给你画幅画。”石头傻傻地笑着，想探过头来看。李描说：“别动！”石头又吓了一跳，乖乖地坐着。李描画完，拿给石头看。石头傻傻的，歪了头看，对着屋上瓦缝透下的光亮看。石头觉得画上的人怎么那么眼熟！李描说：“送给你。”石头不信，望着他。李描又说：“真送给你。”

云柳对李描独自来看石头有些不放心。这石头，有时会打人，往死里打。他饿了，看到别人在吃饭，如果不扔一碗给他，他就会捡石头砸别人家的房子，砸别人家的小孩。石头唯一怕的人就是王廉。石头正在撒野，王廉骂：“石头，你个狗日的！”石头就软了下来，像摊稀泥。石头也有点畏惧云柳，因为王廉是云柳她爹。没烟抽时，石头也不敢去小店里找云柳要烟抽。他只在远处死死盯住小店，见有人从店里出来，就拦住路问人要烟抽，不给烟不放行。

云柳见石头手里拿着一幅画，也凑了身子看。云柳说：“像，真像，像石头。”石头于是明白了画上的人是自己，就又仔细地看，看得一滴口水滴到了画上。云柳说：“李老师，抽空也给我画张。”李描说：“可以呀，不过你得熬油茶给我喝。”李描不习惯学校食堂里的饭食。做饭的师傅年纪大，一张老脸上布满黑斑，一块围裙积了厚厚的污渍。菜有两道，一盘炒洋芋丝，一碗洋芋片打汤。李描很怕吃洋芋，吃进肚里潮潮的，心里慌乱。云柳说：“只要你愿去，我天天做油茶给你喝。”李描说：“那倒不必，天天吃那怎么行？”云柳却红了脸，看石头手中的画去了。

3

李描听说附近有个叫仙人洞的地方风景不错，背了画板准备去写生。黎金权听了，双眼放光，说：“我带你去。”黎金权关了仓库大门，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山路前行。黎金权像

个孩子，扯了根骨节草掐断，然后套在眼睫毛上，眨眨眼。李描笑，也弄了根骨节草套在眼睫毛上。黎金权又猫了腰在路边的田坎上用手指折耳根的茎叶。折耳根正用它紫赤色的身子托起肥厚的叶子，散发出腥甜气息。黎金权说，现在只能吃折耳根的茎叶，才有味道。要是在其它季节，就要吃折耳根埋在泥里的根部了。李描很喜欢吃凉拌折耳根。早上吃的洋芋在肚里造火，所以他干脆就着溪水洗净折耳根，放在嘴里嚼起来。

石头不知是什么时候跟来的。他也猫了腰撅着屁股在扯折耳根的茎叶。石头见黎金权的动作快，就斜了身子护着左边的一块，边扯折耳根边拿眼看黎金权。黎金权笑骂：“狗日的，聪明起来了。”石头把折耳根放进破了的衣服口袋里，还分别在耳朵上别了朵小白花。

仙人洞在悬崖腰上，山顶有一条弯而陡的小路可以下到洞里。黎金权在前边开路，李描和石头在身后紧紧跟着。洞口并不大，但进洞以后却突然宽阔起来。洞内有泉水叮咚，有石柱石笋。大洞套着小洞，很深。小洞和小洞之间相互通达。黎金权叫李描喝口泉水，泉水凉凉的，有点甜味。李描说：“怪不得叫甘溪。”黎金权说：“醒狮山上几乎所有的泉水都是带着甜味的。”傻子石头对仙人洞很熟悉，他一下从这个洞钻进那个洞，过一会儿又在近处的一个洞口探出脑袋。

李描画完一张速写画，拿了眼四处搜寻石头。黎金权说：“别担心那傻东西，他成天在醒狮山上乱转，丢不了的。”

黎金权的家就在醒狮山顶。他说他好久没回家了，得回去看看他那跛脚瞎眼婆娘。黎金权虽然上了点年纪，但走起路来一点不比李描慢。山上，许多马正在吃草。李描去赶它们，马儿便一声嘶鸣，飞也似的从这一个山头跑向另一个山头。李描对山上的各种野花野草都很感兴趣，采集了一大把，他要弄回学校制成标本，今后这些标本就会成为他画画的好素材。黎金权指着一种带刺的植物说这叫栽秧泡，到农民插秧的时候，果实就会变为黑红色，一口一个甜。黎金权忽然歪了脑袋说：“李老师，我说个谜语让你猜。”李描对谜语很感兴趣，小时候就是听着奶奶的谜语长大的。黎金

权说：“年轻时候紧，老来时候松，四面都是毛，中间一个红彤彤。”李描红了脸，不说话。黎金权“哈哈”一阵大笑，说：“李老师你想歪了，谜底就是‘栽秧泡’呀。你想想，刚结出的栽秧泡绿绿的，硬硬的，成熟后它就变成松软的黑红色，细小的毛状须包围住了栽秧泡。”李描恍然大悟，像石头一样傻笑起来。

不知不觉就来到了山顶。山顶上东一户人家西一户人家，家家门前都有几匹马或几头牛在吃草。看门狗大叫起来，一些村民在门口探头探脑地望。一只黑狗飞快地从山坡冲下。黎金权扬着手向黑狗打招呼。黑狗冲到黎金权脚下，把尾摇得像把扇子。狗围着主人转，又跑来嗅嗅李描的裤管，算是打了招呼。

黎金权的房子颇为简陋，泥巴垒的墙身，一扇木门吱呀呀响。他的妻子很欢喜，虽然跛了一只脚，但却很伶俐。她从猪圈里抱来干柴，生起了火，接着又把一口铁锅刷得“哗哗”响。因为屋里烟雾薰人，黎金权端了凳子叫李描在院坝里坐着喝水。李描望着在浓烟中一起一伏熬油茶的黎金权媳妇，想，跛了一只脚，又瞎了一只眼，老两口还要供一个大学生，该有多么不容易。黎金权也有些儿同情媳妇，他说媳妇没有过几天好日子。

媳妇是黎金权他爹在山路上捡来的。那时媳妇发着烧，哭得喉咙里只有弱弱的声响。他爹抱起孩子就往医生那里跑，病治好了，却瞎了一只眼。瞎了眼的媳妇很快乐，整天跟在黎金权屁股后面放牛打猪草。那天黎金权不小心掉进了一个洞里，媳妇哇哇哭着回去叫大人来救，因为慌不择路，竟然把腿摔断了。媳妇拖着断腿愣是跑回家把大人带了来。媳妇的腿本来是可以完全治好的，但那个医猪又医人的赤脚医生自作聪明地给媳妇投错了骨头，那天医生喝多了酒，草草完事后就捶了些草药包扎了。过了段时间医生重新检查，发现骨头还高高翘起。赤脚医生把骨头强行按了下去。后来媳妇的腿就再也伸不直了。娘死后爹也死了。爹在弥留之际，说：“金权，你别嫌弃你妹子，长大了就娶了她。”镇里的领导听说了黎金权的故事，唏嘘不已，正好甘溪小学旁的仓库差个人管理，就把黎金权请了去。

黎金权对李描说：“这婆娘，没别的本事，

却生了个聪明儿子。”黎金权说起儿子，脸上满是自豪。他说儿子在甘溪读完小学后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上了镇里的初中，之后又到县里读高中，到城里念大学。黎金权说：“龟儿子，心比天高，还想到北京去。”李描问：“小冬寒假回来不？”黎金权就叹了口气，说：“小冬假期在城里打工挣学费，经常不让我给他寄钱。”

油茶熬好了，黎金权媳妇招呼他们进屋去喝油茶。油茶香香的，冒着热气。媳妇望着黎金权喝，喝一口她就笑一下。黎金权让媳妇也喝油茶，媳妇说：“喝，晓得。”媳妇还是没喝。几个小孩来看稀奇，他们早上到学校报了名，认得戴眼镜的人将做他们的老师，所以蹲在门边直瞅。媳妇过来把孩子们拽进屋，每人舀了半碗油茶。

回到学校，已是傍晚。云柳正在操场上焦急地等，见了李描，她说：“快跟我回去喝油茶，还有折耳根炒腊肉。”黎金权接过话：“李老师在我家吃过了，油茶也喝了，折耳根炒腊肉也吃过了。”李描拍拍肚子，说：“吃不下了，要不你给我留着，明天早上来吃。”云柳显然有些失望，说：“油茶熬了两次就不好喝了。”

4

不知是哪只青蛙性子急躁，太阳才下山就“咕咕”地磨动雪白的下颚。李描很喜欢青蛙的下颚，下颚抖动就像微风拂动的小白花。李描也喜欢青蛙那绿绿的带着黑色条纹的衣服。青蛙是歌唱家，所以它们很讲究包装，就像许多歌星讲究舞台形象一样。另一只性子急躁的青蛙在远处和鸣，声音比近处的这只更有磁性，那也许是一只雌的。青蛙们对歌就好像少数民族的青年男女一样，不只是为歌唱而歌唱，还在歌声中传达着天下最真挚的情意。许多青蛙醒了，许多青蛙开了嗓子。它们仰了头，蛙眼透过秧苗缝隙，望着天上的星星。星星们眨着眼睛，似乎也在歌唱。

黎金权又在仓库里唱山歌了。也许因为刚从家里来，他唱孟姜女哭长城时竟唱出了几许伤感。田野里的青蛙很奇怪，暂时停止了歌唱，默默地猜想。李描听了一会儿，听出黎金权的歌声又浪漫了，就放心了。他把白天在醒狮山上采集的野花一朵朵制成了标本保藏起

来,那些各色野花便对着李描笑。

陈宝龙和几个年轻人来了。陈宝龙说:“李老师,来,我教你打牌,你一个人哪里耍得住。”陈宝龙硬要把一根烟塞给李描抽。李描既不想打牌,更不想学抽烟。陈宝龙愤愤地说:“入乡随俗,你懂什么叫入乡随俗?”李描想起那天在广场见到陈宝龙的情景,说:“你不是喜欢看报吗?学校有报纸,要不我拿给你。”陈宝龙说:“我看不个屁,那天我在看报纸缝里治疗性病的广告。李老师,你是文化人,你说什么叫艾滋病?”几个年轻人笑起来,笑得李描站也不是坐也不是。陈宝龙掏出一副扑克,和几个年轻人玩起来。李描在旁边看了一会儿,觉得无聊,便又借口上厕所溜到仓库听黎金权唱山歌去了。

陈宝龙输光了身上的钱,就一支接着一支抽烟。烟头扔在木地板上,扔在角落里,扔在了窗台上。不知是哪一颗未熄的烟头生命力旺盛,竟然不甘心就此熄灭。烟头引燃了木地板上的废纸,窜出火苗来。木屋里的烟雾本来就呛人,而他们又把心思全放进了扑克里,几个年轻人浑然不觉,不晓得危险正一步一步逼近他们。火苗沿着墙上贴的旧报纸,爬上了李描的被条。一个年轻人最先发现了红红的东西,“呀”地一声跑出屋外,直嚷:“起火了!”陈宝龙不知哪里起火了,“轰”一声窜出屋外。屋外是一片蛙声,望向远处,山腰上是一些昏黄的煤油灯。陈宝龙终于弄清楚是屋里着火了时,也不知哪来的勇气,一个箭步冲进去,把燃着的被条慌乱地抱出屋外,扔在了空地上。陈宝龙嚷:“你们几个傻逼,快弄水来灭火呀。”几个年轻人就撞开厨房的门,舀来水直往火星子上淋。陈宝龙已把床拖开,一只脚勇敢地坐在墙壁上横竖直踹。因为刚下过雨,木板还带着几许潮湿,所以只是烧得糊透了,并未放肆地燃烧。片刻工夫,床上的火星熄了,木板上残留的块状明火也暗了,屋里散发着难闻的水雾的味道。那床可怜的被条,在屋外却熊熊燃烧起来,当有水淋在它身上时,它已经光荣牺牲了。黎金权和李描最先赶到,接着就见田坎上有手电光闪动。有妇女站在院坝大声喊:“学校起火了,大家快去救火。”狗在疯狂地叫,边叫边往学校方向跑来看热闹。

云柳来学校时叫着李描,问李描烧着哪儿

啦。李描说没事,好好的,就是被条烧成煤炭了。云柳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下。这位醒狮山方圆百里最漂亮的女孩,今晚总是睡不着。她辛辛苦苦熬的油茶,李描没有去喝。她把折耳根洗得干干净净,用急火又用微火炒出的腊肉李描也没有去吃。她那颗少女的心别提有多么沮丧。可恶的管仓库的老头儿,你咋不死了呢,你死了也没有棺材埋哩。折耳根是傻子石头给她的。石头把折耳根放在小店门前,直到云柳看见了才傻笑着离开。云柳想,这石头,不能完全算块傻傻的石头。

王廉弄清楚是陈宝龙乱扔烟头引发的火灾时,给了陈宝龙一巴掌,若不是众人劝住,他还要绑了陈宝龙连夜送到镇上的派出所去。

黄黄的蜡烛光下,云柳正在做鞋垫。她的柳枝一样的手捏了枚绣花针,把一根红线穿过鞋垫。红线在鞋垫上画出轮廓后,她又将红线换成了绿线。红线、绿线还有黄线交替使用,鞋垫上便绣出一幅图来。李描想看看鞋垫上绣的什么图,云柳侧了身子不让。

醒狮山上雨水充足,空气潮湿,所以每家每户的床都不是直接安放在地上的,而是在屋子的后半部分搭了离地两尺的木楼。这小木楼就是卧室了。今晚,因为被条被烧了,李描就睡到了云柳家的木楼里。云柳把她们家洗得干干净净的被条抱来给李描盖,待李描睡下后,她又在屋里凑着蜡烛光绣鞋垫。醒狮山的姑娘都喜欢绣鞋垫,而且很有讲究,不像城里人,随便花几元钱买双鞋垫放到鞋里就成。她们在鞋垫上绣花,绣鸳鸯,绣难于启齿的情话。定亲之时,结婚之时,她们都要把绣好的鞋垫给男方,算是定情之物。云柳本来没有晚上绣鞋垫的习惯,但今晚不知怎么她就想绣,认真地绣,鞋垫上绣的仿佛不是各色的线,而是她少女心扉上的一根根情丝。

5

一大清早,醒狮山人就在喜鹊干净的叫声中醒了过来。响亮的喜鹊声预示着晴天的到来。醒狮山的狗很兴奋,在四野里乱窜。醒狮山的牛羊马也都很高兴,多么难得的晴天哟!

云柳第一个起了床,燃起火,把昨天剩下的油茶果断地倒进猪草锅里,重新熬出了香喷

喷的油茶。李描睁开眼，那缕缕香气就直扑他的鼻子。他感谢陈宝龙烧了他的被条，从而有了这个幸福的早晨。

学生们大多来校很迟，他们的小脸上有汗珠，有黑色的油污。黎金权正在操场上和孩子们猜谜语：“一条大巷，两条小巷，两条白狗爬出来一望，一爪揪了摔到石板上。”学生们“轰”地笑起来，他们显然都知道了谜底。孩子们围了一个带着鼻涕的孩子笑，说：“白狗出来了，不，是白中带黑的花狗出来了。”那个鼻子里有花狗的小孩赶忙抹在手里，摔在了石板上。见到李描，孩子们不再理黎金权这个可爱的老头儿。他们像小鸡绕着母鸡一样叽叽地围着李描，胆小的则在不远处怯怯地望着。李描拿了条湿毛巾给脸上有污渍的孩子擦了脸，那脸便像天空一样拨云见日了。

醒狮山顶上，正有一轮太阳雄心勃勃地升起。农人们背了背篋从学校经过，也都对着李描直瞅。唯有陈宝龙，经过学校时低垂着头。昨晚他借钱赔了李描的被条，很沮丧，钱是小事，关键是让云柳更加瞧不起自己了。陈宝龙到城里当“背篋”，本来是下定决心挣大钱，然后在城里买房把云柳娶了去的。见到李描，陈宝龙一颗心老是觉得不安，那心似乎悬在了胸膛里，没了根。陈宝龙不是上山干活，而是去城里当“背篋”挣钱。昨晚他发了誓了，不挣大钱决不回来。

学校的另外几个民办教师也相继赶来了。王廉主持开了个短会，便开始上课了。

因为学生不是很多，每个年级不够开班的学生数，所以每两个年级组成一个复式班。李描当三、四年级的班主任，兼教各年级的美术课、音乐课和体育课。李描说：“音乐课怕上不好。”王廉说：“你看我们几个老师谁会唱歌哩？不可能再像上期一样把隔壁的黎金权请来教学生们唱山歌了吧。”

孩子们静静地坐在破旧的教室里，睁大了黑葡萄似的眼睛望着李描。李描摸摸孩子们脏脏的头，检查学习工具是否都准备齐了。一个孩子的笔引起了李描的注意。那是一支圆珠笔，没有塑料笔筒，而是用竹杆做的，为了防止松动，还用白布条缠得紧紧的。这个孩子就是刚才在操场上被同学们笑话有鼻涕的孩子。

现在，他鼻子里没有丁点儿鼻涕，一双脏脏的小手也在水田里洗得白白净净的。孩子说他叫黎天敏，住在醒狮山背面。

第四节是体育课。孩子们刚把操场上畜牲们拉下的粪便清理干净。来了一队吹着唢呐的老头儿，他们占据了大半个操场，边跳着简单的舞步边对着没有一丝白云的天空吹奏。上课时间到了，王廉又用一把铁锤在一截废钢管上使劲敲响。老头儿们还没有走的意思，他们还在跳，把个老脸鼓成猪尿泡。唢呐声淹没了学校的钟声，几个民办老师用竹棍把贪看演奏的学生赶进了各自的教室。李描的学生无处上体育课，都盯了他看。李描去和老头儿们交涉。老头儿们发怒了：“哪里来的四眼狗，影响我们吹唢呐会冲掉主人的喜气，你晓不晓得，安？晓不晓得？”李描不晓得，他只知道他要上体育课，不能在操场上没完没了地吹唢呐。一个老头儿扇了他一巴掌：“甘溪村有喜事丧事，我们都会到操场上吹，把办事的人家的亲戚朋友吹来，你们校长王廉也不干涉，反了你，是不？”

李描没有上成体育课，找王廉。王廉也只是叹了口气，说：“醒狮山上有些规矩改不了，算了吧，老头儿打的巴掌，也碍不了事。”

老头儿们在操场上吹得脸上汗水四溅，又沿着一条小路边吹边去办喜事的人家去了。那家今天送女儿出嫁。听到唢呐声，在山上干活的村民们便都纷纷收工回家，去吃喜酒了。王廉和几位民办教师也要去吃喜酒，拉了李描一同去。李描心中怨恨，说：“不去。”王廉说：“厨房师傅今天不来食堂做饭，村里谁家有喜事丧事他都不会来的，他要去帮主人家做饭的。”李描问：“下午学生们不来上课了吗？”王廉说：“忘了告诉你了，每天只上四节课。学生们离家远，早上吃了饭来，上完课再回家吃下午饭。”王廉交待李描去他们家找云柳给他做饭吃后，去吃喜酒了。黎金权也准备去吃喜酒，见李描还在学校，说：“李老师，入乡随俗，你也该去吃喜酒的，要不然甘溪村的人就会为难你。”李描仍然不想去，他已打定注意哪里也不去，干脆饿一顿算了。黎金权拉住李描的手，说：“走吧，随便送点礼金就成。”

办喜事的那家主人听说戴眼镜的老师不准吹唢呐的老头在操场上吹，心里就骂：“这个

烂眼镜，咋就这么通情理呢？”主人见李描也来吃喜酒了，对李描的怨恨就减少了些，但还是爱理不理，给客人上烟时，也故意不给李描。

傻子石头最高兴的莫过于村里有人办酒席了。石头不光在本村白白吃席，消息还灵通得很，山那边有酒席他也能准时赶到。石头可能是吃席的人中最牛皮的了，别人都嫌他脏，不给他同席，他就一个人坐一张桌子，吃摆满整桌的菜。主人家也不计较，多一个石头也造不成什么损失。石头吃着饭菜，耳朵上夹着的两支香烟总会往下掉。石头就搁了筷子把烟捡起来重新夹在耳朵上。有人趁石头不注意，取走了石头耳朵上的一支香烟。石头包了满嘴的饭菜，来不及吃下就骂：“狗日的。”石头就把饭菜喷了一桌子。负责酒席的总管也骂那取走石头香烟的人，那人就又将香烟别到了石头耳朵上。石头吃饱饭，见到了李描，把耳朵上夹着的另一支烟要给他。李描不要，石头急了，趁李描分心的时候一下插在了李描的后颈窝里。众人于是哈哈大笑。

摆完席，宴席总管叫人搬来几张桌子拼在一起。人们“呼啦”一声挤在了桌子两边。李描以为是要表演什么节目哩，也站在边上看。有位中年人，拿了一只陶瓷大碗，将两枚铜钱用食指和大拇指拧得在桌上快速转动。中年人又飞快地把转动着的铜钱盖到了瓷碗下。站在桌子两边的人便纷纷往桌子的两边搁钱。这个说赌单，那个说赌双。中年人吆喝起来，叫赌钱的人放开手，查看了两边码着的钱，喊一声“开了”，陶瓷大碗里的两枚铜钱就露了出来。一枚正，一枚反。赌单的人便笑逐颜开，赌双的人便嘘声连连。中年人将赌双的那一边的钱全没收了，又照数赔了赌单的人下的赌注。李描明白他们是在赌钱后，拉拉黎金权的手，说：“回去吧。”黎金权虽然不参与赌钱，却还想看看热闹。黎金权说：“醒狮山的人没有一个不赌钱的，你现在也算是醒狮山的人了，不赌可以，你应当看看的嘛。”李描没有再看，回了学校。

黎金权看别人赌钱看到太阳偏西才回来，脸上满是兴奋的表情。黎金权对李描讲起了赌桌上的精彩场景，又说：“赌钱不能单靠运气哩，体现一个人的智慧哩。醒狮山的男人如果

不会赌钱，姑娘们都不愿嫁，说不会赌钱的男人肯定笨哩。”李描说：“黎大爷你怎么不赌？”黎金权说：“年轻时赌够了，现在老了嘛。”

醒狮山傍晚的景色非常壮观。那轮太阳在释放了一天的热情后，终于疲惫地向远处的山峦坠去。西方的天空，颜色似火烧般红。大地上连绵起伏的山峦被夕阳勾勒出一个绯红的轮廓，近处的梯田里那些绿色的秧苗，这时也换上了一件粉红的纱衣。醒狮山上，暮归的老牛在呼唤着儿子儿孙们回家。几只斑鸠从学校上空掠过，“咕咕”地向李描打着招呼。李描拿出画板，调好颜料，在一张雪白的画纸上画起来。李描把夕阳、山峦、老牛等等全都搬进了画里。有只调皮的牛犊，不明白一张纸上怎么也装得下一头牛，傻傻地看，哞哞地叫着来拱李描的画板。

李描画完，感觉特别痛快。收拾滚落在一旁的颜料的时候，他才发现了身后傻傻站着的石头。石头盯着那幅醒狮山的夕照图，似乎若有所思。李描问：“石头，你看得懂这幅画？”石头没应，仍然在看着那幅图。李描又问：“石头，听说你爹妈因为赌输了钱而吃耗子药死了，这是真的吗？”石头还是没应。李描见石头目不转睛地盯着画，就取下画，说：“送给你。”石头却回转身跑了。

蛙声又起。李描迷恋上了蛙声。学校里空无一人，他端了条凳子静静地坐在操场上，闭了眼，聆听着蛙声。李描能从蛙声感受到每只青蛙都有不同的心情，有的平静，有的烦躁，有的大智若愚，有的目空一切……李描突然想，青蛙们不知道会不会赌博。

办喜事的那家的院坝里隐隐传来吵闹声。黎金权来到操场上，骂：“狗日的些又扯皮了。”

李描问：“他们在一起赌钱经常扯皮吗？”

“谁都想往自己腰包里装钱，扯皮是家常便饭，有时甚至还会打得头破血流。”黎金权说。

“石头是怎么变傻的？云柳说他小时候很聪明哩。”李描突然问。

“怎么疯的？简单得很，他爹妈吃耗子药死了，他小学毕业后没能去镇里上中学，哭了几夭，就傻了。”黎金权叹息，“我那儿子小冬就和石头是同学哩。”

李描没有再说话，内心却不能久久平静。

那些蛙声就仿佛钻进了他的大脑里,大脑细胞便也跟着“咕呱”起来。

6

教学生活是单调的,但李描把这种单调变成了一幅幅画,于是生活充满了乐趣。他不停地画画,云柳会来看他画,石头也会来看他画,醒狮山的村民经过了也会来看他画。李描画出了老黄狗的警觉,画出了牛马立于草地上的思考,也画出了赌徒的狂热……醒狮山的人在烛光下于是多了一个话题,懂得了一个新的概念:画家。

“李老师,你要是能把我唱的山歌也画下来,就服你。”黎金权在烛光下边欣赏李描的画边说。

“能的,一定能。”李描说,“醒狮山本身就是一首山歌。”

黎金权一愣,随即欣喜地说:“对对对,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黎金权今晚是不单单看李描的画作的,他早就想请李描吃个印象深刻的夜宵了。黎金权笑咪咪地揭开锅盖,一阵肉香便飞快地窜了出来。李描急不可奈地取了筷子把肉夹进嘴里,觉得好香,好脆,好细腻。

“这是什么东西?”李描问。

“猜猜看。”

“反正不会是猪肉,嗯,也不是羊肉、狗肉、牛肉……”李描猜不出来。

“告诉你吧,这是耗子肉。”黎金权说。

李描就往仓库里看,那只胆大的耗子果然不知去向。“吃了国家那么多粮食,也该让它作点贡献了。”黎金权呵呵地笑着,取出酒来。李描不会喝酒,但黎金权硬是劝他喝了一杯。

吃耗子肉正吃到高兴处,屋外传来沉重的脚步声。有人推门进来,上气不接下气的样子。那人说:“老爷子,小冬他妈出事了。”

“出了什么事?”

“从崖上摔下来,死了。”

黎金权一下变成了只死耗子,刹那间就衰老了。

醒狮山在黑夜裡就像个庞大的怪兽。村民们每人手里握了一把干竹箴做成的火把,朵朵火光照亮了醒狮山悬崖下陡峭的山路。黎

金权的媳妇直直地躺在抬着的木梯上。这个没享过一天福的农村妇女,活着时总是站不直,走路一拐一拐的,从醒狮山悬崖上摔下来后,她的跛腿终于可以伸直了,只是她的脑袋破裂,一张脸已变了形状。她是被那头肥壮的公牛用角抵下悬崖的。公牛见悬崖边有一丛草很嫩很有营养,禁不了诱惑,将两只前脚踏向了悬崖。媳妇担心公牛会摔下悬崖,扯住牛绳不让过去。公牛凭时就怨恨着媳妇,媳妇总是束缚着它的自由。长期积蓄的仇怨终于让公牛失去了理智,它用头上的角就向媳妇顶来。媳妇虽然跛了一只脚,瞎了一只眼,但却躲开了公牛的冲撞。公牛仿佛受到了极大侮辱,看准媳妇奋力顶去,结果就把媳妇顶下了悬崖。公牛没有想到,等待着它的是男主人雪亮的屠刀。

村民们在院子里搭起灵棚。那只黑狗见主人脑袋上有血腥味泛出,哀哀的对着夜的天空直叫。从仓库出发,黎金权就流着泪,来醒狮山顶的路上,因了泪水他甚至看不清前行的路。李描打着手电,扶着颤巍巍迈不动步的黎金权。李描想起了黎金权媳妇熬油茶的情景,他感觉她穿行在烟雾中就像一只小船在惊涛骇浪中挣扎一样,命运丝毫没有掌握在她自己手里。山路弯弯,蛙声突然也变得哽咽了,像无数婴儿的啼哭声。一股山风掠过,李描感觉到了一种寒冷。闻讯赶来的一些年老的妇女也流着泪,她们在为黎金权媳妇流泪的同时也是在为她们自己流泪。这个躺在木梯上的跛脚女人,曾向她们无数次自豪地说过等儿子毕业了也要去城里,城里有公园,有好吃的东西,每天从醒狮山顶飞过的飞机据说就停在城里的大街上。别的妇女于是都羡慕跛脚女人,说她终于熬出头了,就像油茶一样终于熬出香味了。谁曾想女人命薄,快到手的幸福也无缘享受,走了一辈子也没有走出醒狮山的沟沟坎坎。

那头公牛这时已被一位年轻人寻了回来。公牛不明白今天是个什么日子,只是觉得有些热闹,然而当它见男主人拿了把刀向它走来时,它终于害怕了,四脚颤栗。几个年轻人将两条粗大的绳子分别结成圆套在了公牛的前脚和后脚上,数着一、二、三,公牛就像山峰一样重重地摔在了硬硬的院坝里。公牛以为人们只是要阉割它哩,哗哗的叫着相好的名字,

心想完了，要成太监了。然而，公牛很快就明白自己的死期到了。男主人先是用刀在它的肚子上乱捅，捅得暗红色的血液流出，接着就把尖刀刺进了它的脖子。公牛在死去的时候才明白自己是罪有应得。

牛肉端上了桌子，辛苦了大半夜的村民吃着牛肉，心里对公牛的恨也跟着解了。有的村民回去睡觉，也有的村民留下来赌钱。在吆喝声中，醒狮山新的一天来临了。远处的树，近处的花，都在阳光下闪耀。一条清澈透明的小溪欢快地流过醒狮山的脊梁，流向了悬崖，流进了仙人洞。赌钱的村民累了，爬在桌子上睡着了。黎金权和他家的那只黑狗，一直静静地守在灵前，而跛脚女人则似乎并没有死，今早她只是贪睡罢了。

李描请了假，去城里给黎金权的儿子小冬打电话。云柳也跟着去了城里。她走起路来没有城里姑娘的那种娇气，像只雌兔。李描在后面追赶这只兔子，一路上没感到一点儿什么艰辛。给小冬打完电话，李描带着云柳吃了城里有名的小吃，又带着她在公园里闲逛。两个年轻人的心都是快乐的，然而他们却没有想到，在城里的某个角落里，正有一双恶毒的眼睛盯着他们。那双眼睛的主人用报纸遮了抽搐着的脸，一只背篋在他的屁股下也变了形状。

黎金权的儿子小冬三天后就赶了回来，他也戴了副近视眼镜。村民们看了眼小冬，又看了眼李描，嘿嘿，醒狮山今后也有能当官的人了。办丧事照例也有总管。这次是王廉当了总管，他除安排人办好一应所需之外，就是主持村民赌钱。办丧事和办喜事一样是需要热闹的，赌钱的人多少，体现了主人平时为人的好坏。黎金权为人和善，因此来吊香的人很多，来赌钱的人也多。

云柳受了他爹的吩咐在小店隔壁的房里替黎金权媳妇缝寿衣寿裤，她缝的时候心里总感叹女人的命运多舛。一辈子也没有走出过醒狮山哪！云柳想起自己一直没有和醒狮山的男人订婚是对的，嫁给醒狮山的男人，自己也就变成了他们的赌资。从城里回来，云柳的一颗芳心就更加扑到了李描身上，只有李描，才能让她离开醒狮山，让她避免成为晾在醒狮山石头上的美人鱼。

葬礼是在一个金色的傍晚举行的。黎金权哀哀的，小冬也是哀哀的。一只奈不住寂寞的青蛙阴一声阳一声在墓地旁的草丛里叫，直到鞭炮响起，锣声铿锵而来，它才停止了“呱呱”的鬼一样的叫声，窜到远处的岩缝里去了。黎金权的媳妇就这样消逝在醒狮山肥沃的黑土里。也许，来年春天，她就会发芽，长出嫩绿的叶子，开出绚丽的鲜花。

儿子走后，黎金权回到了仓库里。每个晚上，他依旧会唱上几句，可他唱不完一首完整的山歌了，他的记忆被媳妇像抽丝一样抽空，只剩下零星的碎片。李描每晚陪着黎金权，云柳也早早关了店门来陪黎金权。云柳会说一些老掉牙的谜语让老头儿猜。“千节节，万节节，秋冬四季都不落叶。”黎金权说了谜底：棕叶子。云柳又出迷面：“铁脑壳，木尾巴，天天吃肉都不怕。”黎金权脸上舒展开来，说：“云柳，你鲁班门前弄大斧，羞不羞！”

7

那个叫黎天敏的男孩，好几天没来学校上课了。李描问班上的其他同学，但没有一个学生知道他的情况。黎天敏家住在醒狮山背面，走路大约要走两个多小时。星期六，李描问明路径，动身去黎天敏家了。黎金权本来是想陪李描同去的，可李描见他走路打飘的样子，就没有同意让他一同去。

沿着陡峭山路，李描走得汗水飞扬。草丛里，不时有一只硕大的山耗子窜出。山耗子见李描长了两只它们从没见过的眼，蹲在远处黑色的石头上看，直到见有山鹰盘旋，才“咪溜”一声钻进鼠洞里。越往上走，四野越安静，鸟儿的叫声并没有增添几分热闹气息，相反会让人的一颗心“扑扑”跳动起来。那是什么鸟的叫声呀，呜呜咽咽的，像死了爹和娘。黎金权给李描讲述过这种会哭的鸟，但李描没有记住名字，只记住了故事。传说醒狮山有一小媳妇，是从山外被人骗来卖给男人的。媳妇生了一大堆娃，从没走出过醒狮山。媳妇惦记着爹和娘，总想回老家去看看，可男人不放心，不让去。媳妇郁郁而终，没有活过三十岁。媳妇死后就变成一只会哭的鸟，向醒狮山的草木哭诉，向醒狮山沉默的石头哭诉……

终于来到醒狮山顶了。立于山巅，可以看到远处的县城正在阳光下舒舒服服地晒着太阳。南面，一条名叫芙蓉江的河正绕着醒狮山的脚急急流过。河水读不懂醒狮山，它只是感叹着醒狮山的巍峨；来醒狮山旅游的人也读不懂醒狮山，他们只是浮光掠影般摄走了一些好看的风景。李描忽然自豪起来，他，一个二十岁不到的年轻人，正一步一步走进醒狮山的内心世界。

醒狮山的背面，植被稀疏起来，山洪把黑土冲出道道沟壑，那些树呀草呀的根便裸露出来，一阵微风就让它们摇摇欲坠。沿着沟壑，李描来到了一户人家，问一位老人认不认识一个叫黎天敏的小孩。老人先是认真打量了李描脸上的那副眼镜，确认不是坏人之后，才说：“天敏？你是说黎老二的么儿吧，他家就住在山凹里，转几个弯就到了。”

山里的狗凶猛，追出李描老远。山凹里另一只狗接着又狂吠起来，吠声撞在崖壁上，就像有无数只狗在叫。一个男人敞了胸站在院坝里，胸前巴着一撮茂盛的黑毛。男人见李描向他家走来，并没有叫住直扑李描的狗。李描捡了石头站定，叫：“请问你是黎天敏的爸爸吗？”男人问：“哪样儿事？”“我是天敏的老师，想知道他为哪样儿不去读书了。”“他不去了，没得人放牛。”那男人仍然没有叫住那条狂吠着的狗。这时，天敏从屋里钻出来，吼那条狗，叫着他老师。那男人扇了天敏一耳光，吼道：“滚回去。”那狗先是见小主人吼它，略略放松了吠叫，后来见男主人没有让它停的意思，竟然冒着被石头砸的危险往李描挺进了。李描怕狗，只得退了回去。

先前那老人一直站在猪圈旁远远地看，待李描退回来了，才叹息一声，骂：“遭天杀的黎老二，赌输了，妇人也跑了。”李描的眼中终于噙满了泪水。老人是个好人，他请李描去家中喝早上儿媳上山干活前给他熬下的油茶。老人老了，老得像醒狮山上的石头。老人听说李描是城里来的，自豪地回忆年轻时候去城里的情景。老人说城里好宽好大哟，那些路直直的，拖拉机跑来跑去的，女人们穿得漂漂亮亮的。老人说年轻时候就想着娶个城里姑娘做媳妇，可没娶成。老人说着说着就呵呵笑了起

来。李描沉重的心情也舒展了些。

李描回到醒狮山顶的时候，太阳已经下山去了。他怕听到那会哭的鸟叫，所以像滚石头一样直往山下学校方向滚。一条条荆棘刺破了他的手臂，一滴滴血珠爬满了他的手臂，一块石头突然拌了他一下，他摔进了荆棘丛里，眼镜也摔坏了半边，脸上于是也有了血珠，视野一片模糊。李描踩着羊肠小路总踩不到实处，虚飘飘的，像是到了云里。天黑下来了，青蛙又鼓噪呐喊了。青蛙们在嘲笑着李描，你一个城里人，没得卵事吗？在醒狮山疯子一样跑哪样？李描仍然连滚带爬，青蛙就开始吓唬他了。青蛙们“咕”的一声，然后又“呱”的一声，学着鬼叫。

鬼果然就出现了，是黎金权的媳妇跛了一只脚向他走来。李描浑身紧缩，天哪，醒狮山这是个什么地方呀！李描站不稳了，他想黎金权的媳妇要拉他一同去向阎王爷报到了。李描摔到了沟里，恍惚中被人抱起，他大叫一声，昏了过去。醒来时，李描发觉自己在一个物体的背上。那物体驮了他前行。李描混沌地想，这是黎金权的媳妇背着自己向阴间去了，自己已经死了。李描想着想着开始有些儿清醒了，不对呀，黎金权的媳妇恁小的身体，还跛了一只脚，哪里背得动自己。李描捶打着物体的背，终于捶出那是人的身体，带着体温的身体。李描问：“你是哪个？你是人还是鬼？”那人就停下了，借着星光，李描终于认出背他的人竟然是傻子石头。

这时，王廉、云柳，还有黎金权在山下打着手电找来了，云柳叫着李描时明显带着哭声。紧紧保护着云柳的那只老黄狗对着醒狮山汪汪吼叫。李描急切而短促地应了一声。几只电筒的光柱很快横了过来。云柳见李描满脸伤痕，比自己受伤还要难受。石头见到王廉，指着山上黑黢黢的地方说：“有人！”王廉也吓了一跳，说：“石头，别说混账话了，快回去吧。”石头认真地说：“有人！有人！”李描想起昏去之前曾看到黎金权的媳妇一起一伏的向他走来，知道石头一定也看到了，所以才会说有人。李描再次沿着石头手指的地方看去，脊背上冒出汩汩冷汗。王廉扶着李描，一步步往山下走去。他们身后，似乎有什么声响，但他们都没

有回头。

李描病了，病得不轻，老是做恶梦。梦见黎金权的媳妇在山上叫着自己的名字：“一同去不？李老师。”李描不去，黎金权的媳妇就来硬拽。李描被拽下悬崖，满头满脸都是血。云柳这些天一直陪着李描，给他喂药，给他熬最好喝的油茶。云柳把鞋垫也带到学校来绣，绣一针就看一眼熟睡中的李描。李描的眉毛淡淡的，鼻子翘翘的，下巴尖尖的。云柳直看得脸颊发红发烫，一颗心像是要跳出胸膛。她真想俯下身去吻吻那张好看的脸，但瞬间她又暗骂自己，羞不羞呀！

突然，屋外有响声传来，一块泥巴砸在窗上，飞进了木屋。云柳出来看时只看到了石头。云柳喝骂：“石头，你还嫌李老师没被吓够吗？该死的！”石头委屈的样子云柳没看见，石头多年来伤心地哭云柳也没看见。石头就像块巨石一样守在木屋前，任云柳三番五次喝叫着让他滚，都没离开。

陈宝龙是前几天给云柳背着商品回来的，听说李老师病得不能上课，他也来看望李老师了。陈宝龙不是来关心李描的，他是想具体看看李描到底有没有被吓疯。他装扮成黎金权媳妇去吓李描，可狗日的傻子石头差点用石头砸伤了他。这石头，就像李描的影子似的。李描从学校出发去黎天敏家时，石头就一直悄悄地跟在后面，陈宝龙也一直跟在石头后面。陈宝龙昨晚来窥视云柳在李描屋里做些啥，没想到石头居然埋伏在暗处，差点就露了马脚。

陈宝龙拿着一盒饼干，见傻子石头困在一个角落里睡得鼾声直响，就狠不得上去踹两脚。李描已经起床了，脸色也好许多。陈宝龙心里很失望，脸上挤出难看的笑容，说：“李老师，你终于好了，娃儿们还等着你上课哩，他们离开你怕不行的。”李描去抽屉里找出一盒烟，抽了一支给陈宝龙，很感激他能来看自己。

8

醒狮山的稻子终于熟了。醒狮山海拔高，夏天来得很晚，稻子熟得很迟，青蛙们内心焦急，每晚总是在猛烈催着。稻子于是黄了脸，弯腰驼背，散发出微微的馨香。青蛙们在每晚的歌唱中长大，它们的声音由尖锐变得浑厚

了，有弹性了。

斗牛节在稻子的馨香中到了，这是醒狮山人最快乐的日子。各家各户牵了自家最壮的公牛，到醒狮山上最开阔的一块草坪上参加斗牛比赛。获得最后胜利的几头牛将有一大笔奖金。奖金是由各家各户按人头数出的。邻近各村的人也来了，草坪上密密麻麻的满是人影，孩子们正在人堆里捉迷藏，时不时遭到了大人們的训斥。斗牛比赛开始了，两头雄纠纠气昂昂的公牛被充当裁判的长得孔武有力的村民牵着，牛角上拴着红布，双脚不停地刨着脚下的泥土。两头公牛都睁圆牛眼打量对方，说不出的愤怒。一左一右两个看台中央，许多人正在下注。这个把一百块钱放到左边的看台上了，可望望左边的那头黄毛公牛势气有些儿弱，于是又把钱放到了右边的看台上。有老人大声喝叫：“斗牛比赛开始。”庄家也喝令村民们停止下注。牵着公牛的人就松了绳子，两头公牛便狠狠地冲向对方，两只牛头碰撞，发出巨大的“嘭嘭”声，接着牛角也搅到了一起，再分开。人群发出吼声，都在为自己下注的一方呐喊。

李描见陈宝龙也夹在在人群里呐喊，就走过去向他打招呼。前些日子，有传言说陈宝龙夜晚去偷超市里的东西，被保安发现了。陈宝龙慌不择路，纵身从一个石坎上跳下，摔伤了腿。李描一直没看到陈宝龙回来，很是有些挂念。陈宝龙见到李描，哼了一声：“想看我的话？”李描一愣，但还是很关切地看向他的腿。陈宝龙于是气呼呼地走了几步，那腿果然不能完全伸直，就像黎金权媳妇活着时的样子。陈宝龙胸腔里也像斗牛一样满是怒火：“这回你满意了吧！”李描不明白为什么陈宝龙对他会是这个态度，呆呆的找不到话说。

那头黄毛公牛被撞晕了，双腿站立不稳，一下跪在了草地上。另一头公牛却穷追猛打，趁黄毛公牛无力还手的时候，一只尖尖的牛角就刺向黄毛公牛的肚子。黄毛公牛“哞”地一声长呼，爬在了地上。这时最急的要数黄毛公牛的主人，他用一根木棒抽打着另一头公牛：“狗日的，不要再顶了。”有人拉着另一头公牛的牛鼻绳，把它拉开了。

赌黄毛公牛赢的村民声声叹息，大声咒